

史學中的時間

薛尼路* *Lurdes Escaleira***

前言

時間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主題，遠不是一眼看上去的那麼簡單。因此本文只是試圖從史學研究的角度且只能以簡述的方式探討幾個問題，而不能涉及所有方面。¹ 對於歷史學家和任何具有科學性的歷史工作，時間都是關鍵、必要因素。另一方面，歷史文章的讀者也需要時刻以時間為考量，因為沒有時間，歷史敘事就失去時間框架，變成杜撰。它並不是一個單一、靜止、無可爭辯的概念，而是一個通用的標準，在任何歷史時刻，所有歷史學家都像使用音叉矯音那樣正確地使用這個工具是很重要的，因此它應該是普遍和通用的。所有現在已知的人類文明都沒有忽視它，這不是偶然的。自從創世紀神話開始，無論口述還是筆述的智慧、原始科學和科學，比如吠陀、蘇美、波斯、印加、埃及、班圖斯、希伯來、希臘、中國或其他現存的或只存在記憶中的人類文明，神學家、哲學家、科學家的論著和其他作品，甚至單純的文學或藝術故事中都有對這一主題的關注。沒有時間就沒有歷史，知識也不能達到現有或預期的水平。憑直覺，我們知道甚麼是時間，但是定義時間太難了，就像阿瑪多·門德斯引用的奧古斯丁的話：時間究竟是甚麼？沒有人問我，我倒清楚，有人問我，我想說明，便茫然不解了。²

在歷史實證主義的時間和布勞岱爾定義的時間的基礎之上，似乎我們邁向了不影響任何學科及其中任何學問領域獨特性的人文社會學科整合統

* 葡語研究（歷史）講師。

** 語言教學法教授。

¹ 比如決定論和自由意志、年表、時間和信息流、量測工具、精英的時間和大眾的時間、人種學的時間匯合，無歷史民族的時間，等等。

² 阿瑪多·門德斯（José M. Amado Mendes）：《作為科學的歷史：起源、方法論和理論闡述》，科因布拉出版社，第三版，1993年，第152頁。該著作以及注釋3引用的《新歷史》是本文主要參考的作品。

一後定義的時間。經濟史強調的某些方面可能對文化史或宗教史不是那麼重要，但是正因此應該保留關於時間的概念、時間的度量、其它相關問題或特徵的根本。

很久以前，歷史敘述的真相依賴於歷史學家作為參與者或見證者在事件中的存在，或者至少有直接目擊證明，也就意味着歷史學家只是有資格講述他上一代或上兩代時期發生的事。

相反地，如今認為歷史學家能夠，也應該追溯到人類記憶無意識的源頭，唯一的限制就是布勞岱爾指出的遠久的時間並非永恆。³ 那不是神話的時間，而是史前或原始歷史的時間。有記載歷史之前的時間須通過其它參考方式衡量，比如地質時代或星體時代，才有歷史意義。⁴

引論

當我們看到一位帶翼的，一手持鐮刀一手持滴漏的老人，這就是“時間”的化身，已被人熟知千年的柯洛諾斯，希臘神話奧林匹斯山眾神之一。翅膀象徵着時間無情的流逝，即羅馬人所說的 *tempus fugit*（時間飛逝）；滴漏意味着時間的流逝就像沙子不停的流出；蒼老揭示了時間的誕生與存在的開始同時發生。⁵ 歷史事實的開始、中間和結尾，社會停滯、演化和進步的這些觀念只有在時間的進程中才是可能的。很明顯，這些時刻和活動不是在隔絕的時間裡發生。比如，必須有了科學和技術的分歧和好奇的慾望、進步和倒退，社會的斷裂，甚至是衰退，才會有進步。

只有在時間、空間和活動的坐標下，歷史學家才可能將歷史事件和事實定位和解讀，而它們就像其“工作坊”的原材料。這些坐標是不可分割的，

³ 雅閣·高傳（Jacques Le Goff），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雅閣·赫維爾（Jacques Revel）主編：《新史學》，科因布拉，Almedina 出版社，1990 年（原版，巴黎，1978 年），第 227 頁。

⁴ 關於神話中的時間過渡到歷史中的時間，參見謝閣蘭（Victor Segalen）的《遠古人》，卡波內爾（Carbonell）在《史學》（里斯本，Teorema 出版社，1987 年，第 8 及續後頁）裏引述其中的片段。

⁵ 對於希臘人來說，物理存在的開始和早於物質存在或超物質存在的人類靈魂的開始並不同步，而基督教思想認為神創世界之後才有了存在，才誕生了人類。史蒂芬·霍金在《時間簡史》（倫敦，Transworld 出版社，1998 年）中引用的奧古斯丁的話。而海德格爾清楚地肯定此有的本性在於它的存在。

只為了科學分析或教學簡化的需要，才應該在架構方面，尤其是在相互依存的動力和本體個體方面分解。

歷史事件的研究，尤其無論是通過它們的建立關係、對比、相互關聯、時間序列、空間環境的置入，還是組成要素的分解和分析，都必須要借助時間作為歷史重構和分析的目標事實感知和理解的根本要素。

通過對比，在相同時間或不同時間裡，可以將一個社會和另一個相比較，可以得出一個社會相對進步，而另一個相對落後的結論。可以看到一個社會從史前進化到現在，從中世紀到現代社會，或者觀察到其停滯，有時倒退、衰落，甚至消失。只有通過歷史事實的分析，⁶ 我們得以解釋和理解歷史事件的緣由以及其發生的朝向為此而不為彼的理由。

即使我們處在編年學意義的時間中，我們見證到時間的概念並不是單一的，可以肯定的是時間的其它定義對於歷史學家也一樣的重要，尤其是如果我們不想忽略真相的根本，不想只注重事件的表象。比如，在英語等一些語言中，有不同的詞彙表達環境時間或心理時間的意思，這個時間和事件主角人物的心理、健康、年紀、所處的時刻、反映了山嶽、水文等狀況的地理空間，甚至健康正常與疫情時期、動亂與和平時期極大不同的社會環境的狀況息息相關。

事實上，時間對歷史學家極為重要。對法學家、物理學家、生物學家、醫生、軍人、管理者、工人，以至對科學、管理、社會和經濟日常生活也同樣重要。無人有意識或無意識、自願或非自願地不感受到時間的限制或制約。

要強調的是，對於法律，時間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可以作為主觀權利的構成要素或消滅要素。比如取得時效、權力時效或失效等法律概念。無疑對客觀權利準則的提出以及依賴於歷史時刻演進狀況的現行法律原則和根本價值的實體化也有影響。

對於經濟學，時間也是一個關鍵要素。某個經濟體在生產、分配或消費方面的表現不可避免地依賴時間要素，尤其是在宏觀經濟分析和其變量的

⁶ 聯繫到某個特定的時期的事件的集合。

表現中尤為重要。反映在歷史科學中的經濟史領域的進展，特別對系列史和循環的研究，以及某些歷史形勢的停滯、倒退、進步，歷史角度相關的經濟社會發展現象的理解都有顯著的作用。

對於其他人文社會科學，比如管理學，也存在時間考量的特別問題，尤其突出的是標準時間和運動時間。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時間管理的規則。用時間來區分過去、現在和未來，秩序才有了可能，否則將是一片混亂。⁷

可以看到這裡涉及諸多問題，例如判定何為其類別，一個實體、一種價值、還是一種關係；回答時間是歷史事實的組成要素、外部因素、或者只是歷史學家的研究工具的問題。

對時間的第一印象必然是經驗主義的、粗略的、簡單化的，有時只是模糊地認為和宇宙相關的。由此，時間的概念產生於開始時間與到達時間的比較，日、月、年的接替，自然週期的重複，一年四季，動物和植物的生命階段。可以說一年不過是地球繞太陽一周的完整旅行，月就是月亮繞行地球一周，日就是地球自傳一周。

受物質世界限制的時間和柏拉圖洞穴的永久時間，或者末世論中的永恆時間是不同的範疇，但是要強調的是本文只討論第一種類別。除此之外，還有最新的量子時間的概念。那樣要講的就太多了。

對時間的研究可以引發複雜多樣的問題，無論在哲學、科學範疇，或者只是個人日常管理。時間可以捕獲麼？⁸ 任何種類或類別的時間都可以度量麼？那怎樣度量心理時間，社會學時間或歷史學時間？是甚麼標誌一個週期的開始和結束？個人時間和社會時間是一致的麼？時間總是相關聯的麼？那麼神聖時間呢？

⁷ 有作者認為只有現在是存在的，過去已經消失了，留下的是現在，未來還沒有發生。存在和對存在的意識對於時間是決定性的，也就是在時間和認知主體之間有必然的聯繫。如果沒有這個主體，就沒有時間的意識，因此這個主體有部份主觀的責任。

⁸ 事實上，可以捕捉的是事件的痕跡。但是 A. Borges Coelho 在其《時間與人類：問歷史（三）》（里斯本，Caminho 出版社，1966 年，第 13 頁）中寫到：“我們捕獲的不是時間，而只是發生的事情”。我們認為捕獲的不是時間，也不是發生的事情，只是其回憶，也就是事件的痕跡。

時間是剛性的還是彈性的？是絕對的還是相對的？是一致的還是多種形式的？是人類內在固有的麼？還是超越人類的？討論持續時間或不持續時間有意義麼？時間可以被停止或被中斷麼？時間上的跳躍會是甚麼？！

由此可見，時間的多面性可以無窮盡的展開。佛經、聖經或古蘭經中的神聖時間和神聖禮拜儀式的時間存在的同時，存在一個世俗的、功用的、遊戲的、法律的、認知論的、以及其它類別的時間？問題是這些種類的時間對歷史學家有沒有意義，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一切都依賴於要研究的事件或事實。比如，如果涉及佛教、天主教或伊斯蘭教歷史，無疑神聖時間是研究要素之一。

時間也可以是藝術創造。詩人佩索阿就是一個例子，在惠特曼的影響下，他杜撰了阿瓦羅·坎普斯這個人物，並為這一人物詩歌的演變給他虛擬了和現實時間毫無關聯的特有的時間，比如為《阿片》虛構了時間，就像其它為這位異名人物標註審美和心理演變的詩歌，他是佩索阿生命最後階段的異名人物。藝術創造的其他例子還有樂譜的音樂時間。

時間的概念

那麼，甚麼是時間？所有人都知道時間是甚麼，但要解釋它卻極為艱難，大多數對此有研究的學者都承認這一點，比如奧古斯丁。亞里士多德也在他的《自然哲學》（亦譯為《物理學》）中論述了時間的概念，這啟發了黑格爾，尤其是他的《邏輯學》。

對於亞里士多德而言，時間的概念從“現在”開始，他稱為“絕對當下”。隨着亞里士多德定義的發展，亨利·柏格森（1859-1941）後來在其著作《物質與記憶》和《創造進化論》中肯定時間是空間。⁹

馬克斯·韋伯提出作為和文化史密切相關的心態史重要命題的時間的意識。¹⁰

⁹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巴西，彼得羅波利斯（Petrópolis），Vozes 出版社，下冊，卷 2，2002 年，第 246 頁。

¹⁰ 吉哈·羅斯（Gerhard Dohrn-van Rossum）：《時間的歷史》，里斯本，Temas e Debates 出版社，2001 年，第 19 頁。

事實上，思想的體系，研究的領域、研究的需要和教學目的決定並導致時間概念的多樣性。

從歷史學家的角度看，在不同的時期和地方，對時間有不同的理解，比如中國文明、古希臘文明、中世紀或現代歐洲文明。

自中國最早以作品著稱的漢代（公元前 208—公元後 220）¹¹ 歷史學家司馬遷，開始認為自然序列的時間概念發展到頂點，之後開始無情地衰退。這種歷史觀認為朝代時期像不間斷的山脈一樣，當天命¹² 的合法性喪失了，朝代也就結束了，直到現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中國歷史的方法學，至少是直到清朝末，當西化浪潮嚴重地打擊了中國文明。這些朝代之間好像沒有間隔，¹³ 儘管出現朝代之間王位空缺的狀況。

可以追溯到《歷史》作者希羅多德的希臘人的古典學說顯示了關於歷史時間循環的視角。歷史是週期的總和，每個週期包含一個事件。是歷史的原子觀。¹⁴

在歐洲，自中世紀到 19 世紀，特別是 20 世紀，對時間有一種不可逆、不可重複、連續性的並累積性的線性觀點。時間好像河裡不停歇的水，因此正如生活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 540—公元前 470）表述的，我們可以肯定一個人不可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種史學觀就是歷史像不停歇、不重複的湍流。這也是猶太天主教徒給歐洲的文化遺產。

歷史是時間和邏輯，是研究和敘事，是時間和空間（不只地理空間、還有社會、文化和經濟空間）中事件的記憶，時間進程中突顯的活動或能量參

¹¹ Dun J. Li：《永恆的中國人——歷史》，紐約，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社，第三版，第 126 頁。

¹² 根據 D. W. Kwok 教授（曾在新加坡和澳門多個大學執教），在關於中國朝代更替的講授中區分了特別重要的七個時期：1.天命的取得；2.天命的發展和鞏固；3.文化擴張；4.文化頂峰；5.衰退的早期徵兆；6.衰退的加劇；7.天命的結束（朝代瓦解）以及新循環的開始。

¹³ 根據卡波內爾，同註 4，第 35-36 頁，在中國，歷史學家從來都是和時間相關的官員，因為他同時是編年表者、編年史家、占卜官、占星家、日曆製作者、管理者及顧問。他（同前，第 39 頁）寫到時間的展現對於中國人不同於地中海民族。他們對時間有一種具體的、解析性的視角，將朝代分解為統治時期，即年號，年、季節等，除此還有農曆月和日，他們使用這樣方式的年表。

¹⁴ 帕斯卡·里契（Pascal Richet）：《世界的年代》，里斯本，皮亞傑學院（Istituto Piaget），第 21-22 頁。

與事件之中。歷史事件發生在時間內，也就是說，只有在時間的進程中才顯現其存在。

回到時間的概念，我們可以總結以下三點：

根據時間——本體或時間——存在的初概念，時間是一個絕對值、一個自主主體，其存在和延續不依賴於物體。這是 17 到 19 世紀主流根植於牛頓思想的實證主義概念。時間是線性的、不可逆的。這一概念受到康德的質疑。對此，海德格爾提出以下問題：難道時間擁有一個實體？如果不是的話，難道是幻覺，或是比所有可能的主體更為主體？¹⁵ 但是這個本體時間論已經被超越了。

另一個概念涉及到關聯時間或相對時間。在 20 世紀初，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揭示了之前提到的時間定義已經過了時並且荒謬。結論是時間和空間、速度和物質並不是獨立的存在，而是相互關聯的。有人提出它是一個連續的空間——時間。¹⁶ 這個概念，和之前的概念一樣，定義了宇宙的、數學的和占星學的、物理學家和哲學家的時間。根據引用的霍金的著作，¹⁷ 科學規則並不區分時間的方向為向後還是向前。但是有三個箭頭區分過去和未來：熱力學箭頭（無序的方向）；心理學箭頭（對過去的記憶，對未來無記憶）；宇宙學箭頭（宇宙的擴張，優先於其收縮）。

還有歷史或技術時間的概念。無疑，歷史學家更感興趣的關於它的性質和特徵，這是很難解釋而且包含某些主觀主義。用馬塞爾·莫斯的話來說，作為歷史學家研究對象的時間，是綜合社會現象。¹⁸ 它的性質同時是社會的、文化的和心理的。關注點不同，性質也就不同。比如費爾南·布勞岱爾將時間區分為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西羅·卡爾多索將時間分為序列、

¹⁵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巴西，彼得羅波利斯（Petrópolis），Vozes 出版社，下冊，卷 2，2002 年，第 331 頁。

¹⁶ 阿瑪多·門德斯（José M. Amado Mendes）：《作為科學的歷史：起源、方法論和理論闡述》，科因布拉出版社，第三版，1993 年，第 153 頁。

¹⁷ 《新史學》，同註 3，第 169 頁。

¹⁸ 克里托夫·波米揚（Krzysztof Pomian）：“結構的歷史”，於《新史學》，第 203 頁。還可參閱這位作者與主題相關的作品：《L'Ordre du temps》，巴黎，Gallimard 出版社，1984 年。

活動的跡象，以及變化的速度和效果。¹⁹ 對於克里托夫·波米揚，²⁰ 改變的是理解歷史時間的方式本身，作者提出新的三分法：結構、局勢和變遷。²¹

需要強調的還有屬於年鑑學派第二代的歷史學家拉布盧斯（Ernest Labrousse, 1895-1988）認為活動有的三種方式：長期持續、週期性搖擺，各階段的變化。

週期化的概念對於理解時間特別重要。可以說一個時期就是時間的一個階段或一個片段，由一個出發點和一個到達點作為標示，由一個關鍵的公分母連接的歷史事件發生其間。

將時間分為時期是為了科學或教學的緣故，以方便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工作。

紀年、世紀、時代、朝代、十年、百年和千年是歷史時代劃分使用的時間階段的幾種類型，比如基督紀元、中世紀、地理大發現時期、阿維斯王朝、唐朝、啟蒙時代、中華帝國的第一個千年、封建制度和西羅馬帝國、葡萄牙在澳門管治的最後十年，等等。

歷史進程的分期是通過將時間的分割而完成的，那首先要問的就是採用的標準是甚麼。有人認為沒有客觀且嚴格的標準，時期的確定是表層的，受主觀性甚至某些任意性的影響，因此，時期是人為的。相反地，有人認為分期應該是有標準的、準確的、客觀且必需的，而我們也認同這個觀點。有些人強調每個時期應對應一個文化單元。而我們認為也可以對應政治或經濟單元，這由凸顯的要素和所選取的始末界限來決定。有人認為不存在共通的、適用於任何事件類型的分期，無論事件的性質，如政治、經濟、軍事，或無論其所處空間、地理條件，在亞洲、非洲或其它任何大陸、海岸，或內陸、大草原或森林。

¹⁹ 阿瑪多·門德斯（José M. Amado Mendes）：《作為科學的歷史：起源、方法論和理論闡述》，科因布拉出版社，第三版，1993年，第154頁。

²⁰ 雅閣·高傳（Jacques Le Goff），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雅閣·赫維爾（Jacques Revel）主編：《新史學》，科因布拉，Almedina出版社，1990年，第208頁。

²¹ 之後我們會展開這些歷史時間的相關概念中的某些概念，其中一個相關的，我們可以認為是歷史事實的持續（組成一個史學意義的同一單元的相互關聯、依存的事件整體）。

關於每一時間單元的始末界限，我們覺得這個指標不能太過僵硬，從而不能包括根源和後續的結果，也就是歷史事實的前因後果。比如，傳記一般開始於傳記人物的出生，而結束在其去世的時刻。但如果可以引出有利於解釋或補充其生平的要害，不是說不能往前和往後擴展。死後出版的著作以及出版的方式都是應該包含在傳記的重要事實。²²

在布勞岱爾的研究和觀點的基礎上，我們可以討論短期、中期和長期的歷史。簡單地說短期是事件或事實的歷史，中期是局勢性歷史，而長期是結構性歷史。需要注意的是事實上只能推斷出結構性歷史的歷史規律，而有了這些歷史規律才能將歷史升級為科學，但是被歷史學家經歷或見證的當代歷史可以並應該被認為是歷史學家的，而不只是記者的工作範疇的部份，儘管是涉及同樣的事件，處理的方式卻非常不同，要求也不同。

比較近代的歷史，如果不是當代史，至少是現代史再次起到原動的作用，現代史豐富的文獻使其成為必然選擇，再加上大量的書寫，國家的統計，人口數量、隨着全球越來越多識字人口增長的大量數據。²³

這就意味着當研究的事實距離歷史學家越近，時期可以分得更短更精準。

經濟史的研究，在週期、活動和趨勢方面，為歷史科學帶來重要貢獻。從持續時間由短到長的順序，可以分為：季節性活動，比如穀物、水果或動物的生產；基欽（Kitchin）週期，或小週期，40 個月為一個循環；朱格拉（Juglar）週期，或短週期，6 到 10 年為一個循環；長週期，20 到 22 年為一個循環；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週期，²⁴ 25 到 45 年為一個循環，其中西米昂（François Simiand）將其分為一個繁榮時期和衰退時期；趨勢或長期趨勢會持續近一個世紀，比如日本的基督教化；千年趨勢，持續近千年，比如天主教和伊斯蘭教的原教旨主義運動。

²² 譬如平托的《遠遊記》和若昂·德·巴羅斯的《亞洲十年》（第四卷），都是在作者逝世多年後才出版。

²³ 皮耶·修呂（Pierre Chaunu）：《作為社會科學的歷史學》，歷史文化圖書館，里約熱內盧，Zahar 出版社，1976 年，第 68 頁。

²⁴ 康德拉季耶夫在其著作《商業經濟學》（Business Economics）表述了這一觀點，1925 年出版。

從原始時期開始人們就觀察到經濟發展的週期性。《聖經》中講述了埃及歷史，其中提到 7 年興旺，接着 7 年沒落，如此循環。²⁵ 週期還可以以別樣的方式涉及產品，比如馬德拉歷史或巴西歷史的蔗糖週期，或者更現代一些的，安哥拉歷史的石油週期（還在進程中）。

週期的另外一些含義有，比如，生命和死亡週期，某些元素決定的文化週期，這個週期可能消失，而之後隨着該等元素重現繼而復活。

週期的概念本身包含可能的重複、只要符合同樣的前提和相似條件，事件就會發生的含義，²⁶ 這也就引發了可預見性的含義，以及不理想情況下修正或撤銷要素的引入。有人認為，賦予史學預言的性質，使其完全有資格成為社會科學範疇的一部份。

時間的測量包括涉及量度、主題使用的控制和規則，這也是一般社會科學和歷史學研究相關主題的重要問題。²⁷

在希臘人掌握了文字使用的那個世紀，誕生了奧運會，以及隨之而來的持續時間準確的和定期的度量。²⁸ 對於馬克·布洛克來說，時間量度的進步對社會發展有着深刻、革命性的影響，無論是涉及知識和文化方面，還是普通人日常生活。

時間度量的實踐和工具隨着時代和地點有所不同。比如，時和年的時長不同，測量的方式和工具很多樣，從晷、農曆年到現代系統。在很多國家，年份涉及到朝代或王朝，且其結構不同，小時和年份可能更長或更短。²⁹ 時

²⁵ 《創世紀》第 41 章講到法老在夢裡見到尼羅河邊有七頭健美又肥壯的母牛，後面跟著七頭醜陋又瘦弱的母牛，這些醜陋瘦弱的母牛，竟把那些健美肥壯的母牛吃掉。法老在第二個夢裡見到一根麥莖，長出七個麥穗，又肥壯又美好，接著，又長出七個麥穗，又醜陋又乾枯，這些乾瘦的麥穗，竟把那七個又肥壯又飽滿的麥穗吞下去。（《聖經》，國際天主教聖經學會，里斯本，1997 年，第 3 版，第 55 頁）。

²⁶ 對於拉貢布（P. Lacombe）和西米昂來說，只有重複的事件才能分類和比較，才可以作為科學分析的對象。（《新史學》第 19 頁）序列式讓空白的融入和序列要素的估價成為可能。

²⁷ 吉哈·羅斯（Gerhard Dohrn-van Rossum）：《時間的歷史》，里斯本，Temas e Debates 出版社，2001 年，第 12 頁。

²⁸ 夏爾·奧利維耶·卡博內爾：《史學》，里斯本，Teorema 出版社（原版，巴黎，1981 年），第 10 頁。

²⁹ 帕斯卡·里契（Pascal Richet）：《世界的年代》，里斯本，皮亞傑學院（Istituto Piaget），第 23 及續後頁。

間的量度，除了客觀上與天體運動相關，客觀上可以確定的、普遍的，還總是受約定性要素的影響，繼而受約定性質的相對性、主觀性、地方或地區因素影響。

世界範圍內的統一標準的實施開始於中世紀，但直到 19 世紀末，³⁰ 隨着歐洲航海擴張促成的信息溝通，以及相關範疇國際條約的簽署和批准之後，世界時間才得到普及。

需要提到的還有為測量歷史時間創造特別測量單位的嘗試，比如論式（Topoi）。

不同編年史的比較在這方面有特別的重要性，比如中國編年史和西元編年史的比較。

鐘錶、日曆、分期方法的發展更好地將時間和邏輯聯繫起來，繼而有利於歷史的研究。

其它重要的概念還有年表和序列。對於席爾瓦·惹鐸教授，在歷史輔助科學中，年表是時間、數字和日期的科學，從希伯來紀年到奧運會紀年，從太陽週期到天主教世代，從希吉拉曆到在天文學家克拉維斯格建議下做出的格列高利公曆改革，³¹ 時間對歷史學家是至關重要的。

歷史實證主義賦予年表一種過度的重要性，《新史學》警示到，其中包括馬魯（Marrou）和其他歷史學家，相比於採用純粹的時間標準，他們更傾向質疑化。

中國官方傳統歷史主要採用編年的方式。御用歷史學家逐日記錄皇帝周遭發生的事情。另外，地方志也跟從官方編年的方式。

根據時間的序列就產生如下的問題：從何時應該開始和結束某個活動（或者從完成的歷史的角度，何時應該被認為是某事件的開始和結束），時間順序為何，事件演進和接續的速度和節奏，某些事件同時發生的狀況。很

³⁰ 吉哈·羅斯（Gerhard Dohrn-van Rossum）：《時間的歷史》，里斯本，Temas e Debates 出版社，2001 年，第 311 頁。

³¹ 席爾瓦·惹鐸教授：《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批評講義》，波爾圖，Portucalense 出版社，第 2 版，1969 年，第 77 頁。

明顯，根據實證主義歷史觀或新史學觀不同的角度，這些問題可能獲得的關注點不同，而得出不同答案，前者偏重事實性的、描述性的，表面客觀和絕對的，而後者偏重解釋性的、相對性的、關聯性的且總是不完整的。

而且序列的另一個問題是日曆的替代或改革導致出現時間的重疊或間斷。³²

關於歷時性、同時性³³的概念，我們討論的是歷史研究方法，其中以不同方式考量時間因素。當涉及中長期橫向時間，使用歷時性研究。而同時性運用縱向時間，幾乎瞬間的，只是短期或及短期時間。但是布勞岱爾特別強調³⁴幾乎不可能孤立地使用其中一種方法。在實踐中會更注重歷時性或者同時性，但是認為史學會特別運用歷時性，而其它社會人文科學更多使用同時性。

討論羅馬帝國時期的中世紀騎兵，或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時期的封建主義是荒謬的。無可避免且不能延期地，書寫歷史是在發生時間和敘述時間，這兩個時間之間，歷時性的、錯位的敘述性活動；詮釋學和方法，也就是在這個區域裏下定論。³⁵

當講到時間，常用的術語有長時段、中時段和短時段。實際上，在年鑒學派，³⁶尤其是馬克·布洛赫和拉布盧斯研究的影響下，在20世紀下半葉，長時段的概念變得完善，它的提出歸功於布勞岱爾，他在1958年寫了一篇論文，並在他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中運用了這些理論。³⁷但是其他作者也有涉及，比如皮耶·修呂在他的著作《1504年到1650年間的塞維

³² 比如，由於格列高利曆改革的引入，葡萄牙和西班牙歷史上不存在 1582 年 10 月 5 日到 14 日（參見席爾瓦·惹鐸教授，同上，第 87 頁）。

³³ 還有時代錯位，意思是概念或術語被使用在並不使用或不再使用這些概念或術語的時期。

³⁴ Fernand Braudel：《歷史與社會科學》，里斯本，Presença 出版社，第 38 頁。

³⁵ 安東尼奧·阿爾梅塔（António Marques de Almeida）：“歷史的寫作：關於理論和問題化”，見《CLIO》，新版，2000 年 5 月，里斯本大學研究中心期刊，第 13 頁。

³⁶ 在年鑒學派的影響下，從可感知的過渡到可理解的：人類的活動，歷史的中心，是歷史學家應理解和解釋的理性的結果。

³⁷ 米歇爾·沃維爾，見《新史學》，第 365 頁。

利亞和大西洋》，波米揚認為呂西安·費夫賀在1911年發表關於菲利普二世與孔德地區的論文，某種意義上，使他成為一位先驅。³⁸

長時段，即歷史化的歷史時間或地理時間，特別是歷史學家、無意識歷史半固定性的，以及心態史的時間。³⁹ 地理歷史隨着這個時間概念重新獲得活力。只有長時段讓系列史和結構史的出現成為可能。由於長時段概念的提出，史學中的理性達到頂峰。

布勞岱爾將這個長時段和地理空間結合，無疑，這啟發了沃勒斯坦（Wallerstein）創造出他的世界經濟模型，⁴⁰ 取代了區域世界，比如地中海經濟，依賴模型成為該模型的代用品。⁴¹

其他模型，比如馬克斯·韋伯或卡爾·馬克思建立的模型，只有在長時段內可以理解。⁴²

如上所述，只有長時段的歷史可以聲稱屬於社會科學範疇。然而長時段的想法由來已久，西西里的狄奧多羅斯（公元前1世紀⁴³）就已經使用。

在長時段中，可以強調極長的持續時段，比如千年的進化（如中華文明、以色列民族歷史、或家族等某種社會組織、或產權等某種法律組織）。

中時段和局勢的概念，以及前述基欽週期和朱格拉週期相關。具有一般歷史的意義，但是對量化和經濟史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對人類學、社會學、教育學等其他社會科學具有重要意義，有助於解釋隨勢波動，以及預見某些將來事件的可能性。

³⁸ 科佐多夫·博密安：《新史學》，第191頁。

³⁹ 伏維爾（Michel Vovelle）在《歷史與長時段》中（《新史學》，第382頁）引用了埃曼紐·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著作《靜止的歷史》，需要提及這部著作，甚至因為它的象徵意義。

⁴⁰ 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0年。世界經濟模型建立在剩餘價值的基礎上。

⁴¹ 若澤·維南西奧（José Carlos Venâncio）：“殖民主義及其含義”，見《非洲的真相，社會學要素》，里斯本，Veja出版社，第51頁。

⁴² 馬克斯·韋伯的模型依據權威的支配，卡爾·馬克思的模型依據物質生產的力量。

⁴³ 狄奧多羅斯，這位公元前1世紀的歷史學家著有《歷史叢書》，共40卷，其中已顯現長時段角度下歷史分析的痕跡。

對於某些作者，根據布勞岱爾提出的專門用語，社會時間是對歷史學家研究的理想時間。

短時段和實證歷史學家的時間特別相關。對記者和社會學家更為重要。

即時性和經驗主義對歷史學家有意義麼？我們的回答無疑是正面的。正如在空間意義上，有一般性的、區域性的和本地歷史學家，在時間意義上，也有某些時期或某些事件的專門的歷史學家。為此應該研究每個單獨的事件，但是局勢和結構時間下它們的整體也不應被忽視。但有人認為這是歷史學家、記者的工作，⁴⁴ 因此這種時間也被稱為個體事件。同期性和歷時性同時交織在這種時間中。

短期和極短期時間發生的事件為實證主義階段標誌歷史敘事。對於新史學，也有意義，但其意義及功能有所改變，現在歷史學家開始意識到功能和意義已改變時間的必要性，這必要性曾被質疑。⁴⁵

由歷史過程見證人或當事人記述事件的即時史所有問題都包含在這裡，在事件的痕跡中，就像一次會議或一場戰役的歷史，由當事人或見證人在事件結束後立即或不久之後記述，但是在事件引發的餘熱之下，缺乏時間給予歷史學家的整體視野和角度。這種歷史缺少時間的發酵，因此未能使用所有可能的原材料，自然地，沒有充分的思考。⁴⁶

從整體上看，可以說這三種時段是並列的層面，因此，同一事件可以分別集中在短、中、長時段。根據布勞岱爾的學說，地理時間、社會時間和個體時間之間沒有斷層。是以不同方式看待同一現實。

接下來，我們討論結構、局勢和變遷的概念。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在其 1954 年發表的著作《史學的時間》中提出結構的定義，他認為這和所謂的系統時間和結構時間相關。對於長期時間特別重要，在長時間內組織問題與連續和持續相關，一種需要長時間消耗和轉移的現實。⁴⁷ 極端

⁴⁴ 費爾南·布勞岱爾，同上，第 42 頁，其中提到，“社會科學幾乎厭惡事件，這有某些道理：短時間在所有時段中最为任意且最有欺騙性”。

⁴⁵ 雅克·雷維爾（Jacques Revel）：“事件”，《新史學》，第 20 頁。

⁴⁶ 讓·拉庫爾特（Jean Lacouture）：“即時史”，《新史學》，第 314 頁。

⁴⁷ 費爾南·布勞岱爾：“長時段”，《歷史與社會科學》，里斯本，Presença 出版社，第 21 頁。

的情況下，結構讓歷史看起來好像幾個世紀以來都是靜止的，其中，地理環境和持久的制度要素被賦予特別的重要性。⁴⁸

結構主義中，除了布勞岱爾⁴⁹ 及其跟隨者認為是緩慢和輕微的演進，還有突變漸進或不持續的進程，從一個文化或文明階段變為另一個，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就是持這種觀點。⁵⁰

結構主義特別是讓系統的歷史分析更好地引向整體歷史的方法，更多地被其他社會科學採用，比如心理學（皮亞傑）、語言學（喬姆斯基）或人類學（列維—斯特勞斯）。⁵¹

總之，我們可以說廣義上的結構史隨着年鑑學派於1929年提出，狹義上的結構史在結構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於1960年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⁵² 和喬爾·德·羅斯奈（Joel de Rosnay）⁵³ 的作品中提出，當然還有前驅人物貝塔郎非（Ludwig Von Bertalanffy）。⁵⁴ 我們認為結構主義理論用於史學還處於初級階段，可以從管理學獲益良多，尤其是聯繫到戰略意圖和目的。

局勢的概念和短時段的概念有關，是賦予某個短時段特徵的相互關聯的事件的整體。它的性質可以是多樣的：社會的、宗教的、經濟的、科學的、文化的、政治的、金融的，等等。

⁴⁸ 提到“制度要素”時，我們想到的是奧利歐（Maurice Hauriou）所提出的概念，他認為制度是某種社會環境下產生並持續的事物的概念。

⁴⁹ 科佐多夫·博密安（Krzysztof Pomian）：“結構的歷史”，於《新史學》，第530頁；費爾南·布勞岱爾：“長時段”，《歷史與社會科學》，里斯本，Presença出版社，第21頁。

⁵⁰ 米歇爾·傅柯：《知識的考掘》，巴黎，加利瑪出版社，1969年，引自阿瑪多·門德斯，第167頁。

⁵¹ 費爾南·布勞岱爾：《論歷史》，里斯本，唐吉珂德出版社，1977年，第39頁，可見“列維—斯特勞斯把結構人類學推向語言學的進程，無意識歷史的維度以及定性數學的早期帝國主義”。

⁵² 《方法：自然的本質》，里斯本，歐美出版社，1972年。

⁵³ 《宏觀：為了一個整體視野》，里斯本，阿卡迪亞出版社，1977年。

⁵⁴ 參見貝爾德昂（Yves Bertrand）、吉列蒙（Patrick Guillement）：《組織機構：一種系統方法》，里斯本，Piaget研究院，1988年。

但是一個單獨的事件，比如一場革命、一個科學發現、一個根本性的政治決定，可以顯示一個局勢的特徵，即使這個局勢的性質由諸多實體關係決定，而產生某些結果。⁵⁵

根源於軍事科學和戰略和策略概念，局勢的概念，就和結構的概念一樣，首先運用於經濟學和行政管理，和所有社會科學相關，而不只是史學。這裡更多指主導 19 世紀和 20 世紀上半葉的傳統史學。簡要地說，結構主要是時間週期，而局勢是形勢關鍵時刻的決定性週期間隔。

在一個結構中，幾種局勢相繼發生和並存，局勢活動不會立即和直接的影響結構，儘管受到局勢的震動，結構仍然會持續。

需要強調的是，傳統歷史建構於局勢中、短時段、政治事件、文獻直接記載的真相。事實上，除了幾乎沒有時間厚度的人為的場景，最近百年歷史幾乎全部是政治的，圍繞着重大事件，涉及的是短時段。⁵⁶

關於變遷的概念，新史學特別關注顯著地改變某個社會演化的深層的斷裂。變遷，和結構一樣，與長時段相關。特點是自然和／或文化的暴力，機構和精英的消失或消滅，被異裝的他者代替。

變遷的歷史顯示其產生非常緩慢，雖然其發展很多時候是突然的，有時看上去是出人意料的，因為是由本身中性的且沒有突變意義的情節引發。

米什萊（Michelet）和托克維爾（Tocqueville）等作者都分析過，變遷在史學中有時被當做初始點，有時被當做終點，對於歷史學家，反映在無論是政治角度（如法國大革命⁵⁷），科學角度（如哥白尼的革命⁵⁸），還是宗教的角度（如路德的改革⁵⁹），以及其他角度，比如社會、經濟和文化。

⁵⁵ 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巴西，彼得羅波利斯（Petrópolis），Vozes 出版社，2002 年，下冊，卷 1，第 128 頁。

⁵⁶ 參見費爾南·布勞岱爾：《論歷史》，里斯本，唐吉珂德出版社，1997 年，第 42-43 頁。

⁵⁷ 1789 年爆發，揭開了一個被部份學者形容為現代時刻的歷史時期。

⁵⁸ 波蘭天文學家尼古拉·哥白尼於 1543 年（其逝世的年份）出版了著名的《天體運行論》，推翻了當時關於宇宙的物理天文的所有觀念，被天主教會禁止發行。半個世紀之後才被耶穌會士接受。

⁵⁹ 馬丁·路德（1483-1546）領導了德國的宗教改革，創立了路德教會，並導致了有利於新教其它宗派出現的氛圍。

我們不應把變遷和叛亂、起義、國家政變等不具備結構斷裂性質的歷史行為混為一談。一般地講，變遷是歷史加速的時刻，⁶⁰ 但可能變現為倒退，就像 20 世紀中國文化大革命。

變遷可以由權力或反對權力的一方發起或領導。⁶¹ 對於歷史時間而言，變遷是結構的改變，一般而言，是清晰划界的歷史時期的終點和／或起點。

變遷不同於進化論，進化論是緩慢而深刻的變化，包括輕微的過渡。在這種情況下，持續進化的傳統不斷地適應新的形勢，可以阻止與過去的斷裂。

無疑，時間問題的系統化和思考是重要的，而這些問題經歷了深刻的概念變化，對於所有科學，尤其是史學，極為重要。

史學的研究和著作的目的是展開事件的過程和框架，解釋在時間進程和空間狀況中的相互關係，以及導致其出現的能量和原因。研究過去並不只是搜集文獻，收集其它原材料的信息，揭開事實的表象，讓事件變得可解讀，我們明白可知的過去是依靠現有的能力而成立。因此時間至關重要，事件的發生體現在時間中，同時用時間記錄事件。時間中的距離，一方面磨滅或改變某些記憶，而另一方面可發揮根基性的力量，去除偏見，有利於發揮更純淨的理性和更清楚的客觀性：保留根本，無關的細節變得多餘。

真正的歷史學家不會忽視時間的問題，但只有少數以足夠的深刻性和重視程度對待它。事實上，只有在工具和材料足夠精細和更新的情況下，歷史工作才能有質量地完成，可以說時間的概念和與其相關的很多問題的解決對史學工作順利進行是必需的。

對於席爾瓦·惹鐸教授，⁶² 時間是關鍵要素，因歷史進程發生在時間中。對於其他歷史學家，時間是歷史學家必須掌握的材料。而我們認為它是歷史學家重現過去這個巨大且無儘任務的研究工具。時間是一種概念範疇，為時間單位定立標準，劃定範圍和定位，幫助歷史學家完成歷史研究，歷史

⁶⁰ 《新史學》，第 133 頁。

⁶¹ 《新史學》，第 189 頁。

⁶² 席爾瓦·惹鐸：《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批評講義》，波爾圖，Portucalense 出版社，1969 年，第 2 版，第 78 頁。

事件的記述和解釋的工作，我們相信將時間與空間，與推動歷史潮流的活動分離只能是刻意的。所有這些都構成歷史展開的環境中，但是時間本身具有重要的工具特性。